

天井里的无花果

□谢燕祥

童年时,我家有一个小天井。哥哥带回一节无花果树的枝条,扦插在天井里的泥土中。无花果枝条成活后,萌发新芽,生出叶片,很快长大成树,三四年时间,就把天井的空间占满,树梢高过屋檐。

无花果树喜阴耐湿,无主干,分枝早,枝干粗,叶片厚。春天发芽后,在枝条的叶腋处冒一个绿小点,慢慢变大,到了六七月,长成核桃一样大小的果实,全部是青色,味道苦涩。从枝条新鲜伤口和叶柄、果柄的脱离处,往往有白色的乳汁流出。

无花果成熟期较长,从七月至九十月都有成熟的果实。果实由青色慢慢转变褐红色,最后成熟变成深褐红色,顶端开裂,开裂度越大果实越成熟,最后成四瓣。无花果成熟期,清香四溢,吸引一些小昆虫飞来,也有蚂蚁爬上树。我们摘下成熟的无花果,常见小昆虫和蚂蚁在舔食果肉。成熟后的无花果很容易撕掉果皮,没有坚硬籽粒,肉质柔软,细嫩化渣,味道甘甜,是老少皆宜的一种水果。

我在家中最小,那时仅四五岁,大家都疼爱我。到夏天的早晨和傍晚,我最先到天井里寻找无花果树上有没有成熟的果实。母亲耐心地教我,将采摘下来的果实,先放在笊箕中存积起来,等多了再分给全家人一起吃。

到了晚上,大家吃过饭后,我从碗柜中端出笊箕,将无花果放在桌上进行分配。母亲教我如何分给大家,要先分给家中年龄最大、辈分最高的姑婆,再依次分给父母、哥哥、姐姐等,最后才是我。全家人都表扬我懂礼节。无花果少时,他们都不吃,要奖励给我吃。无花果多时,他们只是尝一尝,也要奖励给我吃。我嘴里吃着甜蜜的无花果,心里乐开了花,多么幸福啊!

那年代,我没见过苹果、桃子、梨儿等,家里也没其他水果可吃,无花果成为我家唯一的水果。随着季节延伸,无花果成熟的果实越来越多,有时一天能摘二三十个。后来,邻居都知道我家天井有一棵无花果树,在成熟季节从天井围墙外经过,都要抬头望一望那棵无花果树,看是否有成熟的无花果。

褐红色成熟的无花果,很容易诱惑他们,就找一根竹竿将成熟的无花果挑下来。挑下的无花果,顺着围墙上的草房斜坡滚到外面,他们就能享受无花果的美味;如果挑下的无花果滚向天井内,就只能望果兴叹,一阵空欢喜而离去。

我上小学后,暑假期间,每天在天井守着无花果。夏天,烈日当空,树下一片凉意,我爬上无花果树干,寻找成熟的果实。由于围墙高,看不见外面的过路人,有时能看到有人用竹竿挑那成熟的无花果,便急忙发出声音,让其知道我家有人。

秋冬季节,母亲将不成熟的无花果摘下来,晒干存放,待嫂嫂生了侄女,用来炖鸡,据说有催乳的作用。父亲痔疮严重,也用未成熟的无花果炖猪蹄子等。无花果炖肉,汤味回甜,也有消包块化淤血的作用。

现在,我们还常购无花果炖肉、炖鸡食用,不添加八角、陈皮、茴香等香料,不放姜、葱、蒜、花椒、味精等调料,也不放盐等。炖好的肉汤,清香诱人,味道回甜,口感滑润,咽舌清爽,可健胃清肠、消肿解毒。

随着侄女的出生、长大,看守和分配无花果的任务也慢慢地转交给她了。时间在流逝,无花果壮年已过,迈进衰老年期,饱受病虫害危害。特别是钻心虫把无花果树干钻得千疮百孔,虫屎像细锯木面一样不断地从树干上的虫眼中被推出来,枝条慢慢枯萎死亡。我们砍掉有虫孔的树枝,看到枝条中心有一个圆孔,还有幼虫在树枝内越冬。再后来,钻心虫越来越多,无花果树不堪重负,被折磨而死,消失在天井里。

我考进农校读书,请教植物学的老师:无花果是不是真的不开花就能结果呢?回答是,所有的植物都要开花结果,无花果的顶端有一个细微小孔,在里面开花,花很小,不容易被发现。人们误以为不开花便能结果,便称无花果。

无花果陪伴我度过童年难忘的时光。时至今日,我们仍常怀念天井里那棵枝繁叶茂、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。

东湖花雨

散文

□肖忠炜

所有人生的幸福,都似是蓄谋已久的天上云朵,忽东忽西,悠悠地飘忽不定。你目光笃定地追寻,望穿秋水地翘首以待,心中虔诚地默祷千遍万遍,那承载幸福的云朵不一定会降临你的头顶,为你挥洒幸福的甘霖。

人生的痛苦,像一场毫无征兆突如其来骤雨,猝不及防,劈头盖脸地砸向你,让你浑身湿透。当你在全世界面前垂头丧气、狼狈不堪时,遽然发现,全世界的人都在风雨不侵的玻璃窗后目光漠然地看着你。你的痛苦与全世界无关。痛苦,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而已。

在东湖,凝视一朵花,我下意识地开启了自己的哲学神思。

枯坐茶肆,眼睛定定地望着窗外。周遭应该是嘈杂的,我却闻其声,厚重的落地玻璃仿佛隔绝了我与世界。

窗外,下着雨,忽紧忽慢。一湖碧水宽厚仁慈,无声地接着绵密的雨点——即便有声,我也听不见那雨落湖面的声音。我始终是阒静的,像幼时看过的卓别林大师的黑白无声电影,情景故事,全凭自己参悟——心里奇思妙想地冒出想给画面配音的欲望,一番折腾后,发觉是狗尾续貂的荒诞。

雨,一往情深地簌簌地落下,如泣如诉,像极了爱情。那木讷寡言的湖水,在这奋不顾身的奔赴中被激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,层层叠叠地交加、激励着。瞬时,湖面沸腾起来,密密匝匝地跳跃着、舞蹈着无数的精灵,它们在狂欢,肆无忌惮,睥睨世界——欢乐是他们的,与全世界无关。

那湖畔的几朵睡莲,粉红浅倩,被翠绿的荷叶众星捧月似的簇拥其中,星星点点,亭亭净植,如遗世独立的仙子在雨中微颔。粉红色的花瓣,色系中最宜渲染柔情似水的温柔,晕染在凌厉似剑戈的叶茎上,似花非花,美轮美奂中似闻剑气龙吟,英气逼人。

雨潇潇地下,花静静地开,在风雨中昂扬,于喧嚣中无声。荷花是这湖水中的魂灵,我见犹怜,难怪世间那些落魄的文人独爱莲,其实各人爱的不过是自己灵魂的孤独而已。

雨下了一晌,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,像极了一场开头轰轰烈烈的爱情,而留给观众一个谜一样的尾巴。至于好事者给故事续一个什么样的尾巴,一千个观众心里自然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续的是貂尾巴还是狗尾巴,各人爱好,听之任之。

雨霁云开天青色,世界恢复了宁静,一花一草,清新如洗。世界突然甚嚣尘上,耳膜噪噪,不甚其扰,是该归去的时候了。

转身,那花依然在湖之畔。

记忆中的童谣

□青芥子

记得小时候,我也唱童谣,都是从姐姐们或小伙伴那里学来的。

一轮满月妩媚地爬上县城东边的凤凰山顶,我牵着比我大三岁的二姐的衣角,吆喝同往一条街上的牛娃子、杨幺妹、苟黑娃等,手拉手在西十字的街上牵成一串。望着深碧湛青而圆润的月儿,我们双脚乱蹦、边跳边唱:“月亮婆婆,火烧馍馍。你吃瓢瓢,我吃壳壳……”往往是苟黑娃的妈扯着嗓子叫他回家去干家务,或牛娃子的哥哥扯着他的耳朵拖回去写作业,我才跟在二姐后面,踩着她被月光拉长的影子回家。

在秋风瑟瑟、北雁南归的季节,二姐带我去渣江边的沙滩上,找夜宿雁儿留下的羽毛。大雁的毛管粗,正好做鸡毛毽上插鸡毛的毛筒。

站在被长卿山的倒影映得浓绿的渣江边,看那九曲渣水不慌不忙地蜿蜒向东而去,碧澄的天空中又飞过一队南归的大雁时,我与二姐仰起小脸蛋,对雁群送上我们的祝福:“雁(àn)鹅雁鹅喂(儿)喂(儿)扯长,扯根竹竿晾衣裳。案板底下有碗糖,请你吃了去赶场……”直到大雁的影子溶入天际的青苍,我们那略带伤感的歌谣还回荡在秋色寂寂的渣江畔。

那时,在西十字的街沿边,不管逢场天还是冷场天,总有一个面目慈善的白发老人守着摊子做糖人。摊子边总围着一群孩子目瞪口呆地看老人像变戏法一样,用一把小铜勺从小铜锅里舀起吱吱冒泡的糖汁,信手在一块光润的白石板上画成龙、凤、仙女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关公等栩栩如生的人物。

买了糖人的孩子得意地看着周围流着清口水的小伙伴,洋洋自得地在众目睽睽下慢慢吮舔着“仙女”或“猪八戒”。像李二娃这帮又没钱又嘴嚼(嘴硬)的费头子,佯装不屑回身就走,边走边唱:“糖玩艺(儿),抿抿甜,光哄老子的新年钱……”

那年代,小城中穿皮鞋的人不多,蹬高跟鞋的女人当属凤毛麟角。我家斜对面陈么爷的大女儿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,嫁了一个大学毕业分到县法院当法官的成都小伙子。结婚后,陈大姐去了一趟省城,回来时穿上了后跟钉铁的高跟鞋,踩得石板街面山响。

陈么爷只要听到高跟鞋那熟悉的声音,准会捧着上辈人传下来的白银保烟袋,骄傲地站在街沿边把纸捻子(火媒)吹得扑扑地响。隔壁李长生的老婆站在自家的肥肠店门口,不屑地白一眼陈大姐,小声骂一句:“人脚钉马掌,野物!”儿子李二娃则高声吆喝着:“一,一,一二一,高蹬蹬皮鞋了不起。踩到我的脚,咋个说?进医院,花八角,出来还是个跛脚脚。”陈大姐大多用鄙视的目光从李长生老婆那油渍麻花的衣襟上扫一眼,仍踏着清脆的“马蹄铁”声走过这条地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小街。

南街上有城关二小,其中有一位中师刚毕业教语文的江老师。小伙子年轻英俊,尤爱去东十字的新华书店买书。我们一帮娃娃常见江老师捧着一本新书,在冷场天人迹稀少的街上边走边看,全然不顾小百货店漂亮的女营业员投到他身上那炽热的秋波,或沿街挨门挨户收垃圾的张麻子那极端忌妒、不屑的目光。

往往这时候,我们就在街上站成一横排,故意挡住江老师的去路。当全神贯注于新书中的江老师撞上我们其中一个时,几条稚幼的嗓子会同时一声惊天动地的“哎哟”。见羞红了脸的江老师边扶眼镜边忙不迭地连声说“对不起”时,我们会大笑齐声吼:“人之初,性本善,老师教我捉黄鳝,一捉捉了二斤半……”后来,江老师真的娶了那个国脸长腿毛的女营业员。

离我家隔几间铺面的,是做挂面的杨家,杨四娃都5岁了还有尿床的毛病。他家又没院子,洗晒的衣物都晾在街沿上屋檐下的竹竿上。每当杨四娃那斑驳的原垫子晾在竹竿上时,4岁的我就会拍着巴掌冲杨家的门口唱道:“要屙屎有夜壶,莫在床上画地图。”

杨婶往往会冲出来骂:“这费女娃子,号丧呀!”屋里则会听到杨四娃凄厉的哭声及竹条子抽屁股的声音。我边跑边笑:“杨四娃又在吃他老汉儿的笋子炒肉了!”

人世沧桑,几十年的光阴一掠而过,记忆中的童谣旋律仍时常让我想起那座城,那些人。